

双宾结构的句法分析与 VP 语壳 结构理论析疑^{*}

袁毓林 徐 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计算语言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提 要 本文通过评论 Larson (1988) 提出的双宾结构的衍生机制，说明语壳结构及空动词（或轻动词）并不是语法理论的必要构件。首先讨论双宾结构的句法辖域与成分统制关系问题，说明代词照应与否定辖域分析并不一定需要成分统制概念，还分析了他主张的与格结构的句法层次结构的人为性；接着指出他的“动词提升”和“轻谓语提升”分析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他用类似被动式衍生的过程来设想从与格结构到双宾结构的衍生所带来的问题，指出双宾结构的被动式衍生在两种宾格的指派上缺少根据；并且无法解释真正的客事和与事被动式为什么不从其假定的有关深层结构上直接衍生；还说明了与格结构和双宾结构变换的不完全能产性，不能不诉诸其中谓语动词的词汇-语义特点；最后通过追踪他对双宾结构的深层结构的投射过程的设计，揭示其一层层繁复的语壳结构是由一开始设定了过于简单而整齐的短语结构规则而造成的；特别指出其核心重新分析机制可以使本来及物性参差不齐的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编号：18JJD740003）和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课题“标题口号语料中所见之语法创新及其语言学意义”（编号：MYRG2018 - 00201 - FAH）的资助，承审稿人提出批评意见，谨致谢忱。

谓词跟其新版 X - 阶标 (X-bar) 理论上的及物谓词的概念对齐，从而使得语壳结构在表面上能够罩住各种复杂类型的动词及其相应的语句结构。

关键词 双宾结构 与格结构 空动词 轻动词

1. 引言

袁毓林 (2019) 从人类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转喻性的符号系统的角度，说明语法理论不需要为语言假设这么多的空语类或轻动词等隐变量，以及语壳结构或 DP 结构等看不见的句法结构。现在，我们发现，即使引入这些隐变量和隐结构，也未必真的能够清楚地解释有关结构的来源与意义。考虑到轻动词寄生于语壳结构，而语壳结构又导源于 Larson (1988) 对于英语与格结构 (dative construction) 和双宾结构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的转换关系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剖析 Larson (1988) 对于这两种结构的衍生关系 (derivational relation) 的处理及其理据和问题，来说明语壳结构和轻动词是不是语法理论的必要构件。

本文的篇章组织也顺着 Larson (1988) 的结构，先讨论双宾结构的句法辖域与成分统制关系问题，说明代词照应与否定辖域分析并不一定需要成分统制概念，还分析他主张的与格结构的句法层次结构的人为性；接着，指出他的“动词提升”分析和“轻谓语提升”分析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他用类似被动式衍生的过程来设想从与格结构到双宾结构的衍生所带来的问题，指出双宾结构的被动衍生分析在两种宾格的指派上缺少根据；并且，无法解释真正的客事和与事被动式为什么不从其假定的有关深层结构上直接衍生；还说明了旁格 (与格) 结构和双宾结构变换的不完全能产性，不能不诉诸其中谓语动词的词汇 – 语义特点；最后，通过追踪他对双宾结构的深层结构的投射过程的设计，揭示其一层层繁复的语壳结构是由一开始设定了过于简单而整齐的短语结构规则造成的；特别指出其核心重新分析机制可以使本来在及物性上参差不齐的谓词跟其新版 X - 阶标 (X-bar) 理论上的及物

谓词的概念对齐，从而使得语壳结构在表面上能够罩住各种复杂类型的动词及其相应的语句结构。

2. “句法管辖的不对称”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Larson (1988: 336 – 337) 说，Barss and Lasnik (1986) 曾经指出，英语双宾结构的两个宾语，在成分统制 (c-command) 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不对称性 (asymmetries)。例如：^①

- (1) a. I showed Mary herself.
b. * I showed herself Mary.
- (2) a. I gave every worker_i his_i paycheck.
b. * I gave its_i owner every paycheck_i.
- (3) a. Which man_i did you send his_i paycheck?
b. * Whose_i pay did you send his_i mother?
- (4) a. Who did you give which paycheck?
b. * Which paycheck did you give who?
- (5) a. I showed each man the other's socks.
b. * I showed the other's friend each man.
- (6) a. I showed no one anything.
b. * I showed anyone no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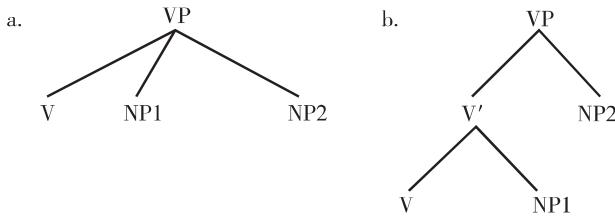
上述句子谓语部分的形式类 (form class) 序列大都是 “V + NP1 + NP2”，如果在成分结构关系 (constituent structure relation) 上是 NP1 成分统制 NP2，那么在理论上就没有问题。因为，(1a) 中的 NP2 “herself”

^① 对于这些例子，我们重新进行了编号；有的地方还改变了说明的方式。下文也是这样，不再一一说明。

是反身代词 (reflexive)，必须受到其先行语 (antecedent) NP1 “Mary”的成分统制；(1b) 违反了成分统制，所以不合格。(2a) 中的 NP2 “his” 是代词 (pronoun)，在表层结构 (S-Structure) 上，它必须受到约束 (bind) 它的量化词 (quantifier) NP1 “every worker”的成分统制；(1b) 违反了成分统制，所以不合格。根据弱跨越效应 (weak crossover effect)，在表层结构上，受包含代词的名词短语 (NP) 成分统制的疑问短语 (*wh*-phrase)，如果跟那个代词有共指关系 (co-referential)，那么这个疑问短语不能跨越那个名词短语而前移。在 (3a) 中，疑问短语 “Which man” 本来在 NP1 这个成分统制 NP2 “his paycheck” 这个包含代词的名词短语的位置上，所以并不违反弱跨越效应限制；(3b) 违反了弱跨越效应限制，所以不合格。一般来说，一个疑问短语不能跨越另一个成分统制它的疑问短语而前移。在 (4a) 中，疑问短语 “Who” 本来在 NP1 这个成分统制 NP2 “which paycheck” 这个疑问短语的位置上，所以并不违反跨越限制；(4b) 则明显违反了疑问短语的跨越限制，所以不合格。在 (5a) 中，each - 短语 “each man” 本来在 NP1 这个成分统制 NP2 “the other's socks” 这个 other - 短语的位置上，所以合格；(5b) 则明显违反了 each - 短语必须成分统制 other - 短语的限制，所以不合格。在 (6a) 中，NP2 “anything” 是否定极项 (negative polarity items)，处于影响成分 (affective element，一般是否定词语) NP1 “no one”的成分统制域中，所以合格；(6b) 则明显违反了否定词语必须成分统制否定极项的限制，所以不合格。

如果事情果真像上文所说的那样顺理成章，那么引入“成分统制”这种比较抽象和不容易清楚界定的概念，虽非必要，但也算是无害。问题是，剧情发生了反转。因为“成分统制”是根据句法层次结构的分枝节点 (branching node) 关系来定义的，所以有必要先来看一下英语双宾结构的层次构造。Larson (1988: 337) 引用了下列两种最常见的层次构造：

(7)



(7a) 是 Oehrle (1983) 提出的, (7b) 是 Chomsky (1981) 提出的。于是, 根据 Reinhart (1979) 基于第一个分枝节点的成分统制的定义, (7a) 中的 NP1 和 NP2 是互相成分统制, 因此, 照理不会有例 (1 - 6) 中成分统制不对称的现象, 即不应该看到例 (1 - 6) b 不合格这种情况, 并且在 (7b) 中反倒是 NP2 不对称地成分统制 NP1, 据此, 应该是 NP1 处于 NP2 的统制域中, 而不是相反; 这样, 就应该是 (1 - 6) b 合格, 而 (1 - 6) a 不合格。如果采用 Aoun and Sportiche (1983) 基于包含在最大投射 (maximal projection) 中的成分统制的定义, 那么 (7a) 和 (7b) 中的 NP1 和 NP2 是互相成分统制的; 于是, 也不应该有句法辖域 (syntactic domain) 的不对称性。面对这种理论假设和实际现象的矛盾, Larson (1988: 338) 设想了两种可能的结论: 上述例 (1 - 6) 之类的句法现象不能单用成分统制来解释, 还得援用诸如线性优先 (linear precedence) 之类的概念, 或者这些事实的确是结构性的, 涉及某种跟 (7a) 或 (7b) 都不同的构造方式 (configuration), 也就是说, 双宾结构另有常人不知的构造。

Larson (1988: 338) 指出, 跟双宾结构相应的与格结构也存在句法辖域的不对称性, 但是不违反成分统制。例如:

- (8) a. I presented/showed Mary to herself. (anaphor binding)

- b. * I presented/showed herself to M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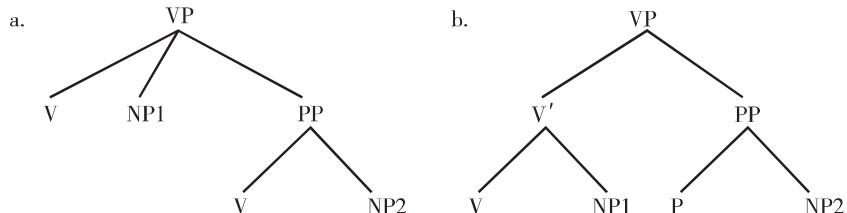
- (9) a. I gave/sent every check_i, to its_i, owner. (quantifier binding)

- b. ?? I gave/sent his_i paycheck to every worker_i.

- (10) a. Which check_i did you send to its_i owner? (weak crossover)
 b. * Which worker_i did you send his_i check to?
- (11) a. Which check did you send to who? (superiority)
 b. * Whom did you send which check to?
 (* To whom did you send which check?)
- (12) a. I sent each boy to the other's parents. (each... the other)
 b. * I sent the other's check to each boy.
- (13) a. I sent no presents to any of the children. (negative polarity items)
 b. * I sent any of the packages to none of the children.

假定这些与格结构句子的谓语部分有下面两种可能的句法构造：

(14)



那么，在(14a)中，NP1不对称地成分统制NP2，因为根据Reinhart (1979)关于成分统制的定义，支配(dominate)NP2的分枝节点(PP)并不支配NP1。同样，在(14b)中，NP1也不对称地成分统制NP2，因为根据Aoun and Sportiche (1983)关于成分统制的定义，包含(contain)NP2的最大投射(PP)并不包含NP1。于是，Larson (1988: 339)就提出了千古一问：如果在与格结构中，补足语之间〔在统制关系和句法辖域上〕的不对称性是由介词短语(PP)引起的，那么，在双宾结构中并没有介词短语，为什么却看不到对称性的句法表现(symmetric behavior)呢？

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句法辖域的不对称性问题，是由成分统制概念及

其理论体系内部制造出来的假问题。对于双宾结构（1–6）和与格结构（8–13）这两组句子来说，其中代词照应、否定辖域等的不对称性，都是可以利用最直观和明显的线性顺序关系来说明的：先行语在先，照应语在后。更妙的是，这两组句子中的 NP1 和 NP2 的论旨角色正好对调；但是，句法成分之间的表层语序依然压倒论旨关系及其可能为之设计出来的各种深层结构关系，显性地在照应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于英语这种相较于其历史和亲属语言，形态不断衰减、语序功能逐步上升的语言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路人皆知、不证自明的事实。抛弃线性顺序这种具有直观的物理意义的形式线索不用，诉诸认识纷歧、言人人殊的成分统制关系之类有无心理学现实性尚不得而知的“结构线索”，结果，不仅原来清楚明白的事情反倒是讲得复杂糊涂了，而且凭空惹出一大堆矛盾和问题来。

3. 句法层次结构分析的理论自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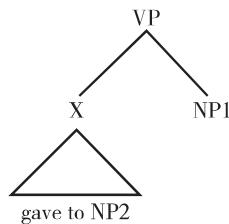
为了更加方便地说明双宾结构的衍生过程，Larson (1988: 339 – 340) 引入 Chomsky (1955/1975) 关于与格结构的另一种分析：包含间接宾语的介词短语 (PP) 本来跟动词挨在一起，后来通过外置 (extraposition) 而移位到直接宾语之后。这样，就不需要把补足语之间 [在统制关系和句法辖域上] 的不对称性归因于 (attribute to) 介词短语 (PP) 了。例如：

- (15) a. The teacher gave several books to him. ←
- b. The teacher [gave to him] several books.

据此，(15b) 中的间接宾语实际上是“内层宾语” (inner object)，它跟动词组成一个结构成分 (constituent)，从而把表层的直接宾语排除在 [核心的动词短语之] 外。于是，跟 (14a, b) 一样，与格动词 (dative verb) 的两个补足语之间存在底层的不对称性 (underlying asymmetry)：间接宾语 (NP2) 在直接宾语 (NP1) 的结构辖域 (structural domain) 之中，而不是

相反。如图（16）所示：

(16)



可见，这种不对称性跟介词结构无关，而是由标记为 X 的分枝节点（假定为 V 的某种投射）引起的。另外，(16) 中的句法结构以及对于论旨结构与层次结构的关系之假设，均迥异于 (14)。在 (14a) 中，两个补足语在结构上是同等 [重要] 的，都是 V 的姐妹 [节点]。这对应于这样的观点：客事 (theme) 和目标 (goal) 都由 V 指派，后者有来自介词的贡献。在 (14b) 中，直接宾语单独作为 V 的姐妹 [节点]，而间接宾语短语是小动词性成分 (small verbal constituent) V' 的姐妹 [节点]。这又对应于这样的观点：直接宾语单独从 V 那里直接接受一个论旨角色，而间接宾语组合性地 (compositionally) 从 V'那里接受它的角色。实际上，结构 (16) 作出了跟 (14b) 相反的论断：间接宾语才是动词的直接论元，而直接宾语 NP1 是从短语式动词 (phrasal verb) “give to him” 那里接受的论旨角色。

Larson (1988: 339 – 340) 的上述说明，令人感到：在语言学家手下，所谓的“句法层次结构”具有太大的理论自由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好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比如，与格结构可以像 (14a) 那样，让动词跟两个补足语（直接宾语和包含间接宾语的介词短语）并列；也可以像 (14b) 那样，让动词跟直接宾语先组合，再跟包含间接宾语的介词短语组合；甚至可以像 (16) 那样，让动词和包含间接宾语的介词短语这两个不连续的成分先组合，再跟直接宾语组合，跟随这种“甚合朕意”的句法层次结构，再给出相应的论旨角色指派方式。当然，Larson (1988: 340 – 341) 为 (16)

这种源于 Chomsky (1955/1975) 的分析，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辩护。第一，Marantz (1984) 曾经断言：给主句主语指派论旨角色的是 VP，而不是单个的 V。因为，他观察到，由及物动词加宾语组成的谓语 [的语义]，通常依靠宾语的贡献。例如：

- (17) a. throw a baseball.
b. throw support behind a candidate.
c. throw a boxing match.

Larson (1988: 340 – 341) 发现，与格结构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

- (18) a. Beethoven gave the Fifth Symphony to the world.
b. Beethoven gave the Fifth Symphony to his patron.
c. Beethoven created the Fifth Symphony.

在 (18b) 中，我们读到的是物品 (physical object) 的转让 (transfer)，比如，写着乐谱的一叠纸转移到某个人手中。而 (18a) 中所有关系的转让是隐喻性的，整个句子大致跟 (18c) 意义相同。据此，他指出：对直接宾语的确切的语义角色的指派，取决于出现在目标短语中的接收者的性质。我们认为，他的观察和说明大概不错。但是，他对于语义角色的考虑层次过于具体和细微。按照他的这种思路，我们也可以找出一批直接宾语决定间接宾语的确切的语义角色的例子来。例如：^①

- (19) a. John offered his help to Tom.
b. John helped Tom.
(20) a. John gave a surprise to Tom.

^① 例 (19) 和 (20) 由周韧教授提供，谨致谢意。

- b. John surprised Tom.

显然，(19a) 中间接宾语“Tom”的受益者语义角色，受到直接宾语“help”的决定；(20a) 中间接宾语“Tom”的受惊者语义角色，受到直接宾语“surprise”的决定。

动词和它的外层补足语 (outer complement) 可以形成一个单一的论旨复合体 (a single thematic complex) 这种观念，还得到 Emonds (1972) 所提到的诸如下列这种不连续的成语 (discontinuous idiom) 之类事实的支持。例如：

- (21) a. Lasorda *sent* his starting pitcher *to the showers*.
 b. Mary *took* Felix *to the cleaners/ to task/ into consideration*.
 c. Felix *threw* Oscar *to the wolves*.
 d. Max *carries* such behavior *to extremes*.

在 (21a) 中，与格动词“send”跟补足语短语“to the showers”互相呼应，给宾语“his starting pitcher”指派论旨角色。其他例子也一样，斜体标记的不连续部分形成了一个底层成分 (underlying constituent)。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反的情况，即 Larson (1988: 341) 附注 4 所指出的，与格结构“V + NP + PP”中，也有纯粹的“V + NP”成语。例如：

- (22) a. Our ignorance [gave way] to enlightenment.
 b. Mary [gave birth] to a bouncing baby boy.
 c. This event [gave rise] to a lot of trou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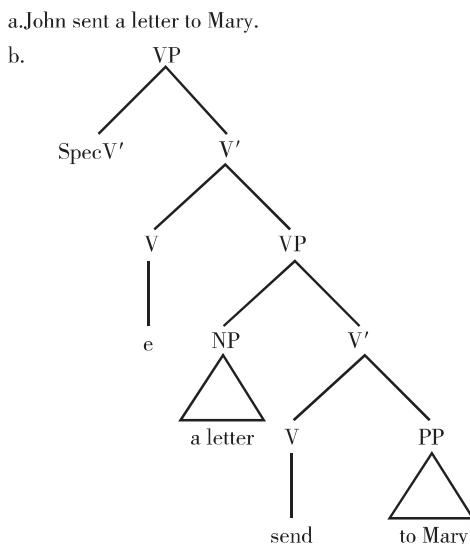
总而言之，每一种句法层次结构分析，似乎都可以找到一些支持的证据，也可以找到一些反对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选择尽可能跟表层语序比较一致的成分结构分析，尽量不假设不连续的成分组成某种底层

成分；更不赞成为了证明某种另类的（alternative）分析方案的有效性，而为某种普通的句子结构特设某种人为性很强的句法层次结构。

4. “动词提升分析” 内部的和谐性问题

在前述论证的基础上，Larson (1988: 342) 为与格结构设计了下列句法构造：

(23)



其中，VP 的核心 V' 由空动词（empty verb）带 VP 补足语组成；这个 VP 补足语的指示语（specifier）是“a letter”，其中心语是“send”；这个中心语唯一的补足语是介词短语“to Mary”。这种构造在直觉上可以理解为：“send”带补足语“to Mary”形成小谓语（small predicate）“send-to-Mary”，再作内层主语“a letter”的谓语，形成类似小句结构的 VP “a letter send to Mary”。这个 VP 再作诸如“John”之类主语的谓语，形成完整的句子 (23a)。当然，“John a letter send to Mary” 不是合格的（well-formed）英语句子，所以，假设动词“send”移动到空动词位置，即 Baker (1985) 和

Chomsky (1986a) 所谓的“从核心到核心的”移位 (head-to-head movement)。这个移位在原址留下了语迹 (trace)，并且建立起一系列同指标的 (coindexed) 动词位置 (V positions)。这种动词提升 (V Raising) 又是遵从 Infl、V 和 NP 的某种格 (case) 和一致关系 (agreement) 等的要求。具体细节，这里不再复述。

如果我们跳出各种概念术语摆成的迷阵，从与格结构最现实的表层成分结构来看，那么，上述动词提升分析方案无非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把紧跟在与格动词之后的直接宾语 (客事) 支走，以便引导与事的介词短语直接紧跟动词组成“小谓语”；第二，把动词提升到上层大谓语的空动词的位置，以便被打发到动词之前作所谓指示语 (主语) 的直接宾语最终又回到动词之后。经过这么一番兜兜转转的乾坤腾挪，表层结构依然还是原来的形式类序列“V + NP + PP”(如：send a letter to Mary)，但是句法成分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接宾语 NP 成分统制旁格宾语 (oblique object，这里是 PP) 是由这两个成分的句法地位决定的，而不是依赖于由介词短语所引导的结构，^① 最终使得由所谓的结构关系定义成分统制关系，再由抽象的成分统制关系 (而不是表层语序) 来说明代词照应、否定辖域等的不对称现象的理论目标不至于落空。

Larson (1988: 345) 指出，这种分析有助于解释与事补足语并列结构这个难题。例如：

- (24) a. John sent a letter to Mary and a book to Sue.
- b. I gave five dollars to Maxwell and three dollars to Chris.

如果从上文 (14a, b) 那样的与格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例句是有问题的，因为，其中的后一个并列项 “a book to Sue” 和 “three dollars to Chris” 并不是一个句法成分 (constituents)。现在，从动词提升的分析角度

^① 详见第 1 节中对 (14a, b) 两种句法构造的讨论。

来看，这些例句中的动词经历了跨边界移位（across-the-board movement），比如，(24a) 中的“a letter sent to Mary”和“a book sent to Sue”本来都是合格的并列成分，后来两个动词“sent”都移动到空动词的位置，形成(24a)那样的形式。

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尚有未尽事宜：两个并列小谓语中的两个实义动词“sent”是同时还是先后移动过去的呢？如果是同时移动，那么会不会撞车？如果不同时，那么哪一个先移动，为什么？还有，已经被先移动过去的“sent”占据了空动词位置，还能不能（或怎么）接纳后移过来的动词“sent”？看来还真是“刚刚按下了葫芦，又浮起了瓢”呢。

更何况，还有 Larson (1988: 346) 自己提出的问题：如果把直接宾语看作小谓语 VP 的主语，那么根据约束理论，像 himself 之类的照应语必须在其最小的支配语类范畴（minimal governing category）中受到约束；于是，下面例 (25) 中的照应解读就有麻烦。

(25) Mary entrusted [_{VP} the task [_T to herself]]

根据 Chomsky (1981) 的定义，最小的支配语类范畴就是包含一个主语和一个词汇性支配者（lexical governor）的最小的最大投射（smallest maximal projection）。这样，上例中的照应语“herself”就应该把最近的 VP 的主语“the task”作为先行语，而不能是遥远的 IP 的主语“Mary”。但是，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这有没有关系呢？请放心，不会有。这不，Larson (1988: 346) 马上引入 Chomsky (1986b: 169) 关于支配语类范畴的另一种定义，其中不再牵涉“主语”这一概念，而是牵涉“完整的功能复合体”（Complete Functional Complex, CFC）这一更为抽象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之下，一个照应语 α 必须在其最小的 CFC 中受到约束。在这种包含 α 的最小语域中，所有跟其核心语相容的语法关系都实现了。这样，虽然“herself”不在最近的主语的语域中受到约束，但是在包含它的最小的 CFC（即 IP）中受到约束。在这个 IP 语域中，跟核心“entrusted”相容的

语法关系都实现了。^①

我们认为，这种不断改换和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观点的抽象概念或定义的论证方式，有点像是在打太极拳：不断地移步推宕，避实就虚。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论证的力量和可信性。说穿了，(25) 中离照应语 “herself” 最近的 VP 的主语 “the task” 之所以没能成为其先行语，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主语，而是动词 “entrusted” 的宾语；因此，经典的约束理论对它不起作用。反过来说，像 (23) 那样，把与格结构中的直接宾语认定为 VP 的指示语或主语，本来就是一种特设的 (ad hoc) 理论安排。而实际的语言事实是，如果直接宾语位置上有合适的代词，那么这个代词一定会采用宾格形式（而不是主格形式）。例如：

- (26) a. Mary sent the boy/ him to the hospital.
- b. John sent the children/ them to their schools.

如果在深层结构中把直接宾语处理为主语，那么就得有规则来说明它们在表层结构上又是怎么取得宾格的。这也正是 Larson (1988) 后半篇的双宾结构的被动式衍生、短语核心 V' 的重新分析等复杂的句法操作与推导的根源。看来，一种特设的理论概念（及相关的分析方法），往往需要额外的多种特设概念来弥补，多少有点得不偿失。

5. “重名词短语右移” 和 “轻谓语提升”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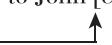
Larson (1988: 347) 把他的动词提升理论推广到下列变异的与格结构中。例如：

- (27) a. I gave to John everything that he demanded.
- b. Max sent to me the longest letter anyone had ever seen.

^① Larson (1988: 346) 原文写的是 “give”，疑为笔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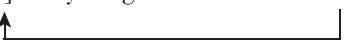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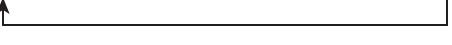
对于这种句子，通常认为它们是借助“重名词短语移出”（Heavy NP Shift）规则，通过大块头宾语 NP 的右向移动，从基础的与格构造上派生出来的。例示于下：

(27)

- a'. I gave t to John [everything that he demanded].

b'. Max sent t to me [the longest letter anyone had ever seen].


这种规则以宾语 NP 跟动词的另一个补足语的相对的音系重量为条件，具有不明确性。有鉴于此，他主张改成谓语短语的左向移动（leftward movement of a predicate phrase），来说明其衍生过程。例示于下：

(27)

- a''. I [gave to John] everything that he demanded t

b''. Max [sent to me] the longest letter anyone had ever seen t


这样，原来的“重名词短语移出”现象，实际上是“轻谓语提升”（Light Predicate Raising）的案例。为了扫清（27a）中“gave to John”等轻谓语处于 V' 节点之下（因而不能提升）的理论障碍，Larson (1988: 348) 还引进了下列可选性的（optional）V'重新分析规则：

- (28) 当短语 $[_{\text{v}'} \cdots]$ 的论旨格栅 (θ -grid) 中有一个未释放的 (undischarged) 内部论旨角色时，这个短语可以重新分析为 $[_{\text{v}} \cdots]$ 。

这条规则一方面阻止了动词 V 单独通过“核心到核心”移位，而移动到前面的空动词位置；另一方面，又允许任何带有一个未饱和的 (unsaturated) 内部论旨角色的谓词，在句法上被识解为一个复杂的词汇语类范畴 (complex lexical category)，^① 即复杂的及物动词。在一定的条件下启用这条规则，结果使得及物性的“轻谓语提升”，而所谓的“重名词短语”却一直待在原位 (remain in situ at all time) 没动。

我们认为，这种“轻谓语提升”分析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似乎有助于佐证前面关于与格结构的“动词提升”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可以质疑与格结构的“动词提升”分析的证据。下面略作讨论。

先前，Larson (1988: 342) 假设：在深层结构中，与格动词跟引导与事的介词短语构成一个底层成分 (underlying constituent)；现在，他又进一步说这个“V + PP”成分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与格结构的谓语部分的表层形式应该是“[V + PP] + NP”，即客事论元作及物短语的直接宾语；也就是说，应该是“*[John] send to Mary a letter”，而不应该是 “[John] send a letter to Mary”。为什么这种理论预测反而是错的呢？是客事论元不能出现在及物短语后面作直接宾语吗？肯定不是的，因为 (26) 那样的大块头宾语句不就是这种“V + PP + NP”构造的实例吗？如果块头大（音系上重）不是与格结构的客事 NP 右向移位的理由，那么块头小（音系上轻）就同样也不是与格结构的客事 NP 不能待在原位作“V + PP”的宾语的理由。可见，轻谓语提升说未必比重宾语右移说高明。

6. 双宾结构的“与事左移”与“被动转换”的隔阂

考虑到与格结构和双宾结构的转换衍生在许多语言中是能产的，也考虑

^① 这里“未饱和的”(unsaturated) 和上文“未释放的”(undischarged) 所指相似，都是指谓词的一个内部论旨角色没有实现。比如，例 (27) 的谓词短语 “gave to John” 和 “sent to me” 中，客事论元没有出现；因此，这个短语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还可以支配一个客体性论元。

到这两种结构在论旨角色指派上是相似的，Larson (1988: 350) 决定用衍生的路子 (derivational approach) 来解释双宾结构在句法辖域上的不对称，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特性。他引述 Baker (1985) 的“论旨指派的一致性假设” (Uniformity of θ - Assignment Hypothesis):^①

(29) 相同的论旨关系由深层结构平面上的词项之间相同的结构关系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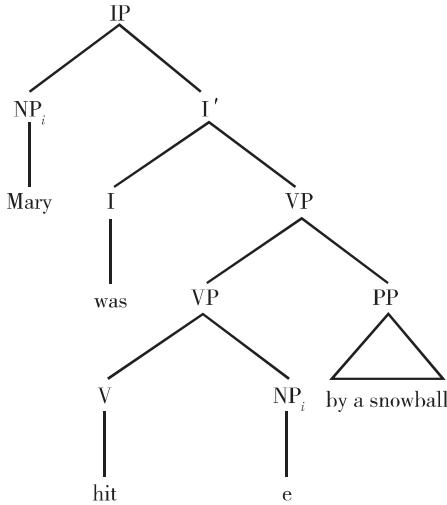
(Identical thematic relationships are represented by identical 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items at the level of D-Structure.)

这个假设限定了给定的一组论旨角色在初始的深层结构中的实现方式。正好，论旨角色指派在与格结构和双宾结构中是相同的。这促使他采用衍生的方法来解释这两种结构的关系。现在，他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把这种衍生置于生成语法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原则之中，并且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限制它。实际上，要从与格结构（比如 “John sent a letter to Mary”）上衍生出双宾结构（比如 “John sent Mary a letter”），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间接宾语怎样移位到直接宾语之前？第二，引导间接宾语的介词怎样来消除？

对此，Larson (1988: 351 – 354) 尝试用类似被动结构衍生的方式，来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根据 Burzio (1986) 和 Chomsky (1981) 等的研究，被动结构的衍生 (the derivation of passives) 正好涉及两种效应：从宾语位置收回 (withdraw) 格和抑制 (suppress) 指派给主语位置的论旨角色。这触发宾语通过 NP 移位而移动到主语位置，而那个被抑制的主语的论旨角色，则 (可选性地) 由一个附加语短语 (adjunct phrase) 来实现，可以图示如下：

① 这条假设，可以看作“句法与语义同态原理” (principle of syntactic-semantic isomorphism) 的一个具体化、专门化的版本。

(30)



他按照类似从主动结构衍生出被动结构这样的过程，来设想从与格结构到双宾结构的衍生。首先，不需要假设被动式衍生过程中的主语论旨角色被抑制，而是假设一种特定的从主语位置到附加语结构（adjunct configuration）的论元降级（argument demotion）机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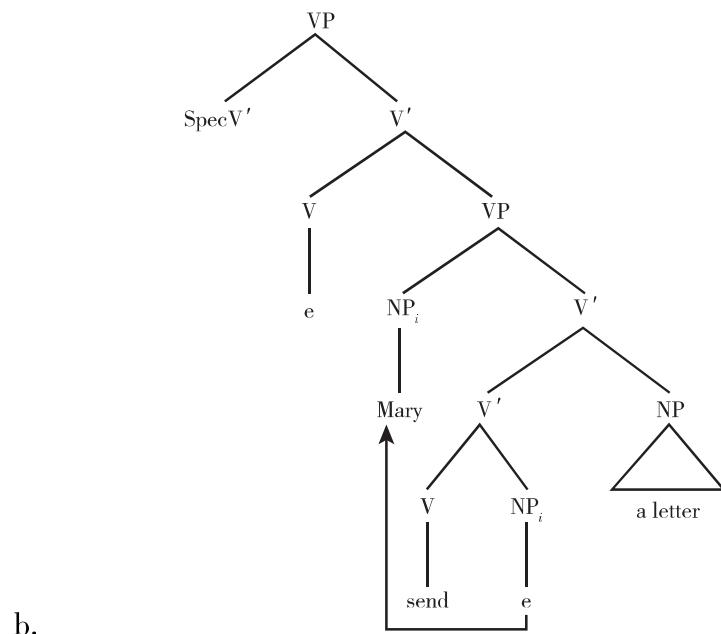
(31) 如果 α 是由 X^i 指派的论旨角色，那么 α 也可以（可选性地）由 X^i 的附加语来指派。

这样，如果假定与格结构中引导间接宾语的介词只是一种与格标记，那么在类似被动衍生的过程中，随着由介词引导的间接宾语的格被吸收（absorb），这个格标记也同时被吸收。然后，指派给 VP 的主语（即直接宾语）的论旨角色经历了降级过程，把这个位置减缩到非论旨的地位（nonthematic status）。因为直接宾语从 V' 接受其论旨角色，在论元降级的作用下，这个论旨角色必须被指派给 V' 的附加语。于是，直接宾语成为 V'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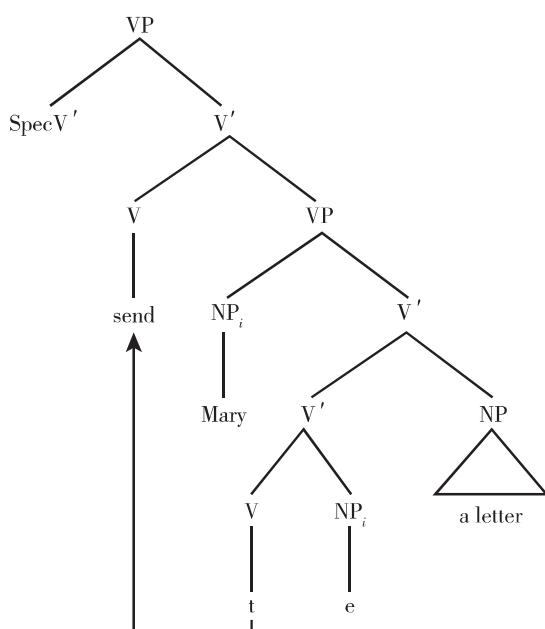
^① Larson (1988: 352) 指出，这种修正并不改变 (30) 中的分析：IP 的主语本来从 VP 那里组合性地接受论旨角色，当主语的论旨角色在被动结构中被降级后，由附接到 VP 的 *by*-短语来指派。

附加语。结果，间接宾语在深层位置上没有格（Caseless），而 VP 的主语位置没有论旨角色（因而是空的）。于是，间接宾语通过 NP 移位而移动到 VP 的主语位置，如图（32a）所示。最后，动词上升到 V – 核心位置，右向指派格给 VP 的主语，如图（32b）所示，终于形成“John sent Mary a letter”一类句子中的 VP 的表层结构形式。

(32) a.



b.



我们认为，上述从与格结构到双宾结构的类似被动式的衍生过程，看似天衣无缝、丝丝入扣，实则存在相当的隔阂和不可弥合的隙罅，暗藏着聪明过头的论证套路和表述技巧甚至魔术师戏法（conjurer's trick）。以图（32）为例，问题主要是：与格结构的类似小句的深层 VP [如：a letter- (send-to Mary)]，其中所谓的深层主语（a letter）被降级和放逐到最内层的 V' ($= V + NP_i$) 的附加语位置 (NP)。这样，就出现了 NP 可以充当 V' ($= V + NP_i$) 的附加语（记作： NP_{ad} ）的情形，而这个最内层的“ V' ($= V + NP_i$)”又组合成中间层的 V' ($= V' [= (V + NP_i)] + NP_{ad}$)。这样，就出现了特设的“ $V' = V' + NP_{ad}$ ”之类句法组合方式或短语结构规则。而这种句法组合方式或短语结构规则是未经解释或证明的。更何况，名词性短语作动词性成分的附加语 ($V' + NP_{ad}$)，也是需要证明有这种可以援用的句法组合方式或短语结构规则，否则就无法达成“在既有的理论原则内进行衍生”的目标。更加要命的是，被动式衍生是有强烈的语用动因的：那就是让按照论旨阶层排列，通常处于宾语位置的客体性论元（theme）能够作句子的主语，从而自然地成为言谈的起点（the departure of discourse）。而与格结构的由介词引导的间接宾语的前移，语用动机并不明确。更何况，在上一节中，Larson (1988: 342) 业已假设：在深层结构中，与格动词跟引导与事的介词短语构成一个底层成分（underlying constituent）；还进一步说这个“ $V + PP$ ”成分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双宾结构的谓语部分的表层形式“ $V + NP_i + NP_j$ ”应该是从与格结构的谓语部分的深层形式“ $[V + P - NP_i] + NP_j$ ”上衍生出来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剩下：说明“ $[V + P - NP_i] + NP_j$ ”中的介词为什么和如何消失？其实，对于这种结构中介词的隐现，可以从 Larson (1988: 358) 的附注 24 中列出的 (33) (34) (35) 三组句子开始讨论：

- (33) a. Bill wrote a long letter to his mother.
- b. Bill wrote his mother a long letter.
- c. Bill wrote to his mother.

d. Bill wrote his mother.

(34) a. Fred paid the ransom to the agent.

b. Fred paid the agent the ransom.

c. * Fred paid to the agent.

d. Fred paid the agent.

(35) a. Patty served two desserts to the fat man.

b. Patty served the fat man two desserts.

c. * Patty served to the fat man.

d. Patty served the fat man.

对此，可以思考诸如这些问题：怎样看待与事和客事两个成分的相对位置？与事单独作与格动词的宾语是否需要介词来引导？为什么有的动宾之间出现了介词反而不合格？不能用介词引导的动宾组合中的宾语还是与事吗？其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容。

7. 以“被动衍生”分析双宾结构的其他后果

Larson (1988: 354) 认为，用类似形成被动式的过程来说明双宾结构的衍生，第一个积极的后果 (consequences) 是，可以解释他文章一开头就提出的问题：内层宾语 (inner object, 即与事性间接宾语) 为什么会对称地成分统制外层宾语 (outer object, 即客事性直接宾语)？答案是：因为前者是 V' 的指示语，后者是 V' 的附加语。其实，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用不透明和有争议的成分统制概念，来解释双宾结构中的代词照应和否定辖域之类语序敏感的问题，本来就不如语序形式简单明了；更何况，这两个宾语之间所谓的不对称的成分统制关系，又是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绕出来的。

第二个积极的后果是，可以解释双宾结构中的大块头内层宾语 (heavy inner object, 即间接宾语) 为什么不能外迁 (shift) 到句子右缘 (right periphery)？例如：

- (36) a. * John sent a letter [every musician in the orchestra] .
 b. * Max gave a book about roses [the tall man in the garden] .
 c. * Mary promised to win [some spectator in the grandstands] .

他的解释是：借图（32）来说，中间层的 V' ($= V' [= (V + NP_i (= e))] + NP_{ad}$) 里面，有两个内部论元，没有不饱和的内部论元，所以 V' (“send e a letter”) 不能重新分析为 V ，于是它不能作为一个单位提升〔到大块头的间接宾语之前〕，从而形成（36）这种句子。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双宾结构果真是从与格结构衍生出来的，那么大块头与事宾语本来就好好地处在句子右缘的位置上，根本不需要来回折腾地腾挪一趟；倒是需要前面有介词“to”来引导一下。显然，在（36）的大块头与事宾语前加上介词“to”，即变成与格结构，句子就合格了。^① 也就是说，对于英语来说，对付大块头的间接宾语，有与格结构在那儿恭候着呢。

另外，Larson (1988: 359 – 361) 专门讨论了双宾结构中两个宾语的格指派 (Case Assignment) 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1) 怎样精确地给在附接位置上的外层 NP (outer NP in its adjoined site) 指派格？(2) 怎样在一个单一的句法构造 (single configuration) 中指派两种不同“尺度” (measures) 的宾格 (Objective Case)？

对于第一方面的问题，他建议外层 NP 的格指派是由前述的 V' 重新分析所允准的。请看图（32b）中最下层的 V' 短语，其结构为 $[_{v'} t e]$ ；其中， t 是 V 提升以后留下的语迹， e 是 NP 移位以后留下的语迹。根据假设：移走的 NP 通过 e 接受论旨角色，因此（32b）中必须通过 t 才能给目标论元指派论旨角色。这也就意味着 e 从与格动词的两个内部论元中释放出了一个论元，于是最下层的 V' 中实际上有一个未饱和的论旨角色，它对应于直接宾语（客事）。根据早先的假设， V' 重新分析机制现在可以任选性地把这个 V'

^① 在（36c）的大块头与事实宾语 “some spectator in the grandstands” 之前加 “to” 以后，变成 “?? Mary promised to win to some spectator in the grandstands”，这个句子也不太好，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

重新分析为 V。其语类范畴（category）为 V，即一种复杂的及物动词。最终，它使得“a letter”接受格。

对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可以换成相关的另外一种问法：为什么被指派的是宾格，并且是什么允许这个格被指派两次？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他提出了一种会引起争议的建议：宾格在双宾结构中之所以被指派两次，是因为这其实是宾格指派的典型情况。他大胆地提出，在及物结构中，普遍地涉及两种宾格：一种是结构的（structural），另一种是固有的（inherent）；而双宾结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特别的个例：两种格被扯开了（pulled out），并且指派给不同的论元。简单地说，在 $[_{\text{Infl}} \text{Infl} [_{\text{VP}} \text{V} \cdots]]$ 中，受 Infl 支配（govern）的 V 给受它支配的邻接的（adjacent）NP 指派结构性宾格。另外，动词又给其最高的内部论元指派一个纯粹词汇性的固有的宾格；条件也是这个动词必须支配和邻接于这个 NP。据此，即使是在“John kissed Mary”这种简单的及物结构中，“Mary”既从受 Infl 支配的“kiss”那里接受了结构性的宾格，又接受了词汇性的宾格。

现在，回到图 (32b)。在这个结构中，外层 NP 补足语“a letter”被复杂的 V 支配。根据假设， $[_{\text{V}} \text{t e}]$ 继承了其中心语的格指派性质。于是， $[_{\text{V}} \text{t e}]$ 可以给“a letter”指派一个跟“send”相关的固有的宾格。同时，内层 NP 补足语受提升的 V 支配，而 V 又受 Infl 支配。于是，根据先前的假设，V 向“Mary”指派结构性宾格。这满足了格过滤（Case Filter）：内层 NP 通过 Infl 接受结构格，外层 NP 通过 V 接受固有格。

由于他假设在一个及物结构中被指派了两种宾格：一种是结构的，另一种是固有的，于是，为了维护大家熟知的 NP 移位的支配与约束解释（Government-Binding account），他必须假设：被动化在单及物句中实际上抑制了两个格。另外，只有固有格受到与格外移的影响：“to”被吸收了，但是结构格没有被取消。

我们认为，Larson (1988: 359 – 361) 的上述分析，明显存在问题。首先，同时引进结构格和词汇格，其中一个后果是：在最简单的单及物结构中，一个 NP 两次获得两个宾格（一个结构宾格，一个固有宾格），这明显

违反了一个 NP 必须得到一个赋格而且只能得到一个赋格的格理论的初衷，同时在赋格方面抹杀了单及物动词和双及物动词的根本性差异。除此之外，还带来一个问题：在双及物结构中，为什么直接宾语 [如 (32b) 中的 “a letter”] 可以没有结构格？为什么跟直接宾语同样受到核心动词支配的间接宾语 [如 (32b) 中的 “[to] Mary”] 居然没有词汇格？这种分析的特设性太明显。其次，他假设双宾结构是从与格结构通过类似被动化的过程衍生出来的。据此，与格结构中原来的直接宾语实现为 V' 的附加语 [如 (32a) 中的 “a letter”]，就像主动句的主语变成被动句中的 by - 短语一样。但是，在后来的推导和说明中，他又把这个成分看作双宾结构的 NP 补足语 (complement)。从句法功能上看，附加语是状语性的，而补足语是论元性的。正因为 (32a) 中的 “a letter” 是附加语 (类似被动句中的 by - 短语)，所以它可以跟最下层的 V' 组成中间层的 V'。现在，通过帽子戏法 (hat trick)，又暗中把它当作一个论元性 NP 来进行句法组合和接受宾格。如果句法分析可以这么干，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语言学难题不能解决呢？

8. 当双宾结构的“被动衍生”遇上被动式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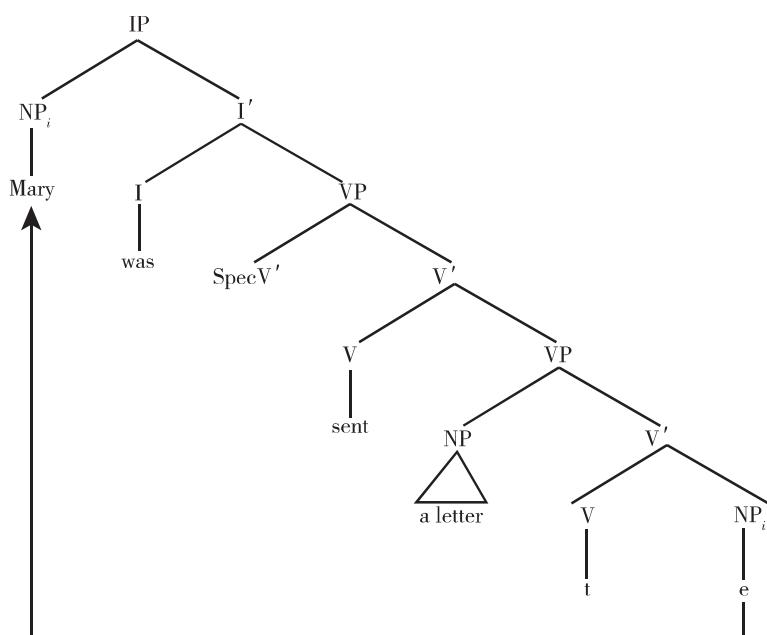
Larson (1988: 362 – 363) 指出，根据生成语法的标准理论 (Standard Theory) 和其他一些理论框架，间接宾语 (或与格) 的被动化是一个两步走 (two-step) 的过程。例如：

- (37) a. (Someone) sent a letter to Mary.
- b. (Someone) sent Mary a letter.
- c. Mary was sent a letter.

第一步，(37a) 之类与格结构的与格移动 (Dative Shift)，形成 (37b) 之类的双宾结构；第二步，双宾结构经过被动化 (Passivization)，形成 (37c) 之类的间接宾语 (与格) 被动式 (indirect/dative passives)。按照这

种观点，在与格被动化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直接宾语总是被晋升 (promote)。而他基于前述的讨论，提出另外一种衍生方式：直接对 (37a) 实施被动化，就像与格移动一样，从间接宾语那里取消格（介词 to）。不是降级直接宾语的论旨角色，而是降级指派给主语的论旨角色。内层宾语为了获得格而直接移动到主语位置，然后动词跟往常一样提升，就形成 (37c)。可以图示如 (38)：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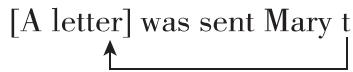
在图 (38) 中，被动化的实施，不仅抑制了被移动的 NP 的格（与格），而且阻断了把结构性的宾格指派给 “a letter”。结果，直接宾语将只接受由 “send” 指派的固有的宾格。于是，尽管 “a letter” 占据其深层结构的 [主语] 位置，但是在格的方面表现得跟双宾结构中的外层宾语一样。

Larson (1988: 363 – 364) 指出，跟与格的被动化相对，直接宾语的被动化通常造成边缘性的 (marginal, 即合格性和可接受性不明确的) 句子。例如：

(39) ? * A letter was sent Mary. (\leftarrow (Someone) sent a letter to Mary.)

他认为这种结果符合他的分析。之所以例 (39) 不能从 (37a) 之类的与格结构上通过 NP 移位来直接衍生，是因为对于间接宾语的格指派已经被抑制 (to 已经没有了)，但是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却是直接宾语，于是只能从双宾结构上通过外层宾语的 NP 移位来衍生，留下 “Mary” 待在后面的直接宾语位置。如图 (40) 所示 (略去无关细节)：

(40)



前面说过，在双宾结构中，衍生出来的直接宾语只接受结构格。但是，因为被动化涉及 -en 形态学，结构格的指派被抑制了；于是，“sent”就无法从 Infl 那里得到指派格的权力。这样，“Mary”在 (39) 中就没有格 (Caseless) 了，这种句子也就不合适。

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有点像“葫芦僧错判葫芦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事实上，无论是与格结构还是双宾结构，其中的直接宾语都是可以通过被动化过程而成为被动句的主语的。当然，这又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那就是这种作直接宾语的 NP 必须在指称性 (reference) 上符合句子主语的要求。例如：

- (41) a. John sent the letter to Mary. → The letter was sent to Mary
(by John) .
- b. John sent Mary the letter. → The letter was sent Mary (by
John) .

也就是说，充当句子主语的 NP 通常要求在指称上是有定的 (definite) 成分。例 (39) 中的 “a letter” 在指称上是非有定的 (non-definite) 成分，

由它作主语的句子在合格性上有时处于边缘状态。

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既然与格结构的类似小句的深层 VP [如：a letter- (send-to Mary)] 已经具备客事论元在动词之前的被动结构的格局，那么为什么不以此为基础衍生客事被动式呢？同样的道理，在从与格结构通过类似被动式衍生出双宾结构的过程中，又生成了类似与事被动式的深层 VP [如：Mary_i - (send - e_i) - a letter]。显然，这种 VP 已经完全具备了与事论元在动词之前的被动结构的格局，那么为什么不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与事被动式呢？这种情形，还真倒是像假李逵碰到了真李逵。说穿了，这些所谓的深层 VP 是假设出来的理论概念。我们不能指望踩着它们作为跳板，来生成或推导真正的客事或与事被动式。

9. 句法变换限制与动词的“词汇-语义”的关联性

Larson (1988: 369) 指出，前人早就注意到旁格（与格）结构和双宾结构变换（alternation）的不完全能产性。比如，donate、distribute、contribute 等动词可以出现在旁格与事结构中，但是没有相应的双宾结构；而 envy、spare 等动词可以出现在双宾结构中，但是没有相应的旁格与事结构（作为其衍生“来源”）。例如：

- (42) a. John donated the money to charity.
 * John donated charity the money.
 b. The judge spared John the ordeal.
 * The judge spared the ordeal to John.

于是，如 (43) 所示的〔不成功的〕变换关系出现了：

- (43) a. Oblique → * Double object
 b. * Oblique → Double object

如果还相信双宾结构是通过与格移动而衍生出来的，那么就要解释：为什么与格移动不能施行于 (43a) 的实例上，但是必须施行于 (43b) 的实例上？

与格移动的前提是在 “sent a letter to Mary” 之类的 VP 中，“to” 是格标志 (Case marking)，在类似被动化的与格移动过程中，就像抑制格一样抑制了 “to”。Larson (1988: 369 – 373) 指出，“to” 是一个意义实在的 (contentful) 词，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格标志。只有在由 sent、give 这样的与格移动动词作中心语的语境中，其语法贡献才实际上减缩为格标志。比如，表示 [让人] 受益 (beneficiary) 的 sent、give 的语义中已经有 “目标沿着某种路径移动”的意思；于是，“to”的意思 “目标沿着某种路径移动” 就成为冗余。据此，他就可以假设：(43a) 动词的论旨阵列 (thematic array) 中，没有指定表示目标角色的第三个论元。这个论元必须由 “to” 来指定。删去 “to” 就违反了被删除的成分必须可找回 (recoverability of deletion) 的原则，因此，这种动词造成与格结构抵制与格移动。

Larson (1988: 375) 又假设：(43b) 这种强制性双宾结构形式，代表了一种非宾格性 (unaccusativity) 的情况。这种结构的实例中的动词，在论旨上跟任何可能的格指派者都不相容，所以驱使它们的第三个论元移动。比如，“spare” 在意念上的 (notional) 间接宾语论元尽管是受益者，但它不能是目标。例如 (42b) 中，John 由于法官的赦免行为 (spare) 而受益，但是，这个 “ordeal” (折磨) 不会到达 John 那儿 (does not go to John)。因此，介词 “to” 在语义上跟 “spare” 指派给它的第三个论元的论旨角色不相容，并且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介词可以利用。于是，“spare” 实际上禁止向它的间接宾语指派格，所以它的第三个论元必须经历 NP 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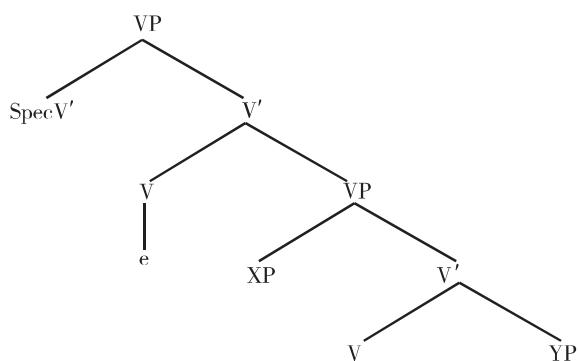
我们认为，显而易见，Larson (1988) 在解释 (43) 这种变换关系的不对称性时，还是诉诸句子中谓语动词的词汇 – 语义特点：动词是不是内含和允许客事沿着一定的路径到达目标。如果是内含的，一定也是允许的 (如：sent、give)，那么引导目标的介词 “to” 的语义贡献就成为多余的，可以在

一定的条件下被吸收，从而形成与格结构和双宾结构的变换；如果不是内含的，但是允许的（如：donate、distribute、contribute），那么引导目标的介词“to”的语义贡献就成为无可替代的，如果删除就不可找回其语义，因此不能形成与格结构向双宾结构的变换，如（43a）所示；如果不仅不是内含的，而且是不允许的（如：envy、spare），那么就跟引导目标的“to”之类介词不相容，因此不能形成与格结构，只能形成双宾结构，如（43b）所示。从中可见，句法结构及其变换关系是受制于相关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有关词汇－语义特点的。反过来说，如果抓住了这种制约性的词汇－语义因素，那么用其他更为简单和直观的分析方法及相应的解释方案，也完全可以把这种变换限制讲得清清楚楚、妥妥帖帖。

10. 语壳结构的理论缘起

Larson (1988: 380) 指出，他分析与格结构和双宾结构时，如图（44）这种深层结构形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44)



于是，就引出一个问题：这种结构从何而来？他交代：这是从一个修订版本的 X - bar 理论，再结合规定论旨角色关系如何映射到句法结构的有关原则而建构起来的。考虑到这种结构也正是后来各种形式语法理论中所谓的

“语壳结构” (VP-shell structure) 的滥觞，所以我们要对这种结构及其建构理据进行讨论。

Larson (1988: 380) 指出，Chomsky (1970) 为自然语言的短语构造设计了一种普遍的图式，即 X - 阶标 (X - bar) 结构。后来，大家广泛承认这个结构图式可由下列两条规则来表示：

(45)

- a. $XP \rightarrow \text{Spec} X' X'$
- b. $X' \rightarrow X \quad YP^*$

其中，X 涵盖 N、V 等语类范畴， $\text{Spec} X'$ 位置上的指示语 (specifiers) 包括限定语 (determiners) 和主语， YP^* 是由中心语 X 的补足语 (complements) 组成的有限的语符列 (finite string)，也可以是空的 (null)。这种 X - 阶标图式接受了语法学传统中历史久远的观点：主语和补足语之间有两重不对称性。首先是基础结构的不对称性：中心语和补足语组成谓语短语 (X')，其中排除了主语。结果，补足语相对于主语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层次地位。其次是基础数目的不对称性：正如 YP^* 中的星号 (*) 所指示的，尽管 X 可以带有任意多个补足语，但是 XP 最多只能带有一个主语。这构成关于自然语言怎样实现谓词和其论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经验性假设。现在，为了消除主语和补足语之间的第二个不对称性，他对 X - 阶标中的规则进行了如下修订：

(46)

- a. $XP \rightarrow \text{Spec} X' X'$
- b. $X' \rightarrow X \quad YP$

根据 (46)，每一个最大投射 (maximal projection) 最多只能有一个主语、一个补足语。这意味着：自然语言区分一种基本的关系，即及物 (transitive) 关系。这涉及主语和宾语两个论元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可以称

(46) 为关于 X - 阶标结构的“单补足语假设” (Single Complement Hypothesis)。

我们认为，这种假设是严重背离语言事实的。实际上，不同的谓词基于不同的概念结构，形成论元多寡不等的论元结构，再根据不同语言的句法规则，投射成不同的句法结构：既有“主语—谓词—宾语”（如：John hates Mary.）这种最常见的及物形式，也有“主语—谓词”（如：John is running.）这种次常见的不及物形式，还有“主语—谓词—宾语 1—宾语 2”（如：John gave Mary a book.）这种并不少见的双及物形式，甚至也有“主语 1—主语 2—谓词”（如：我的婚姻我做主）这种比较少见的双主语不及物形式；如果加上这些句式的变异形式，再加上用介词引导论元的句式及其变异形式，真实话语或文本中的句式更加多姿多彩。如果一定要规定只有一种句法模板的短语构造图式，那么其结果不外乎：要么削足适履，强行扭曲语言事实；要么付出沉重的理论代价：增加特设的规则，通过复杂的转换操作，来衍生出跟实际话语相近的表层结构。

为了更好地让论旨结构投射到他所提出的 X - 阶标句法结构上，除了上面的“单补足语假设”，Larson (1988: 381 – 383) 还提出了管治 (govern) 谓词所带的论元投射的两条原则。第一条涉及谓词所带的论元实现的范畴 (scope) 问题。

(47) P1：如果 α 是谓词， β 是谓词 α 的论元，那么 β 必须在由 α 作核心的投射中实现。

这条原则使得论旨结构和语类范畴结构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也使得此前许多学者在小句 (clause) 分析中主张的 IP 主语 (the subject of IP) 在底层结构中位于 VP 之中。这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VP 内主语假设”。这样，VP 内主语和宾语直接从谓词上获得论旨角色。在表层结构中，这种 VP 内主语为了获得格就提升到 IP 主语的位置。

第二条原则管治深层结构中不同论元的相对的从属关系 (relative

subordination)。先假定 Carrier-Duncan (1985) 等提出的论旨关系层级 (hierarchy of thematic relation) :

- (48) Agent > Theme > Goal > Obliques (manner, location, time, ...)

于是，由动词指派的角色按照下面的原则链接到 (link to) 论元上：

- (49) P2：如果动词 α 决定论旨角色 $\theta_1, \theta_2 \dots \theta_n$ ，那么论旨层级中最低的角色被指派到成分结构中位置最低的论元，次低的角色被指派到次低的论元，依次推进。

这样，这条原则把论旨层级上的相对位置转译为补足语的相对的结构从属关系，使得带有最低级角色的论元成为最从属的成分。

最后，他还假定了论旨角色理论的解释原则 (an interpretation of θ -theor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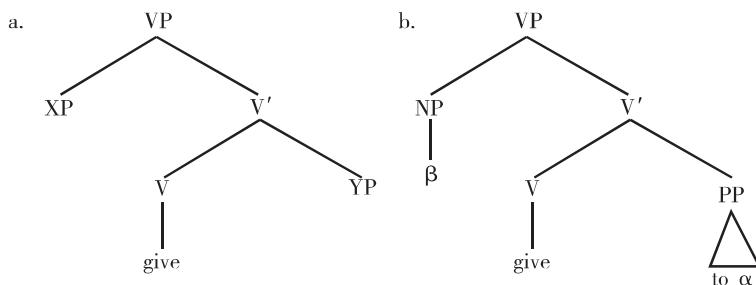
- (50) 如果一个谓词 α 决定 n 个论旨角色，那么它也决定 n 个论元位置，而不管这些角色是否实际上指派到这些位置上。

这条细则 (specification) 的要旨在于：保证一个给定角色的论元位置得到投射，哪怕这个角色被降级且在附加语结构中被指派。这也等于说：实际上 θ -theory 对于附加语指派是视而不见的 (is blind to)。这样，为了满足 θ -theory，一个结构就必须拥有跟论旨角色一样多的论元位置 (A-position)。

Larson (1988: 383 – 385) 展示了怎样把上述原则运用于包含动词 “give” (它有两个以上的角色要投射) 的句子中。上文 (46) 这种基于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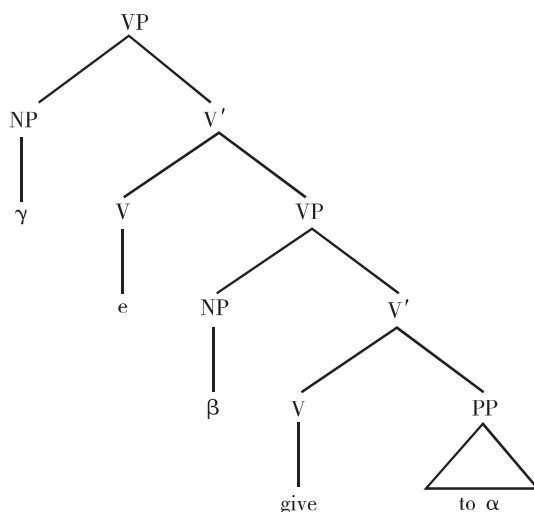
补足语假设的 X – 阶标结构图式允许生成下面的结构 (51a)。现在假定所有的角色都在论元位置上投射，即没有角色被降级，那么结果就是下面的结构 (51b)。其中，根据原则 P2， α 被指派了目标角色， β 被指派了客事角色。

(51)



可见，结构 (51b) 中遗留了一个论元（施事）没有投射出来。这时，我们遇到了论旨理论 (θ -theory)、X – 阶标理论、实现原则 P1 三者所提出的不同要求之间的冲突：论旨理论要求施事角色被表达出来，X – 阶标理论排斥在 (51b) 这种 V 的简单的 X – 阶标投射中表达这一论元，实现原则 P1 又要求施事论元在以 V 为核心的投射中实现。他建议通过假设 (52) 这种结构投射来解决这种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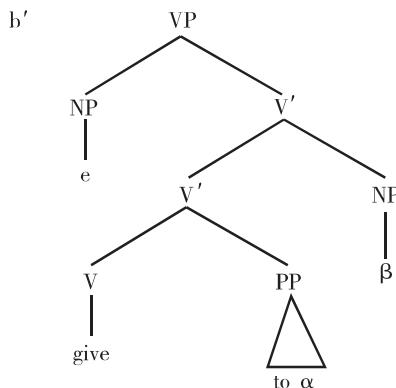
(52)



在这里，VP 成为一个 X - 阶标语壳（shell）的补足语。这个语壳的核心是空的（empty），所以没有独立的论旨要求，它的指示语是 γ 。结构 (52) 构成结构 (51) 的一种“最小的、纯粹的结构改进”，它为动词“give”的施事论元 γ 提供了一个论元位置。这样，既满足了论旨理论，又遵守了 X - 阶标理论，还顾及满足实现原则 P1。这最后一点是通过 V 提升来满足的，因为 V 提升把 γ 置于由“give”作核心的投射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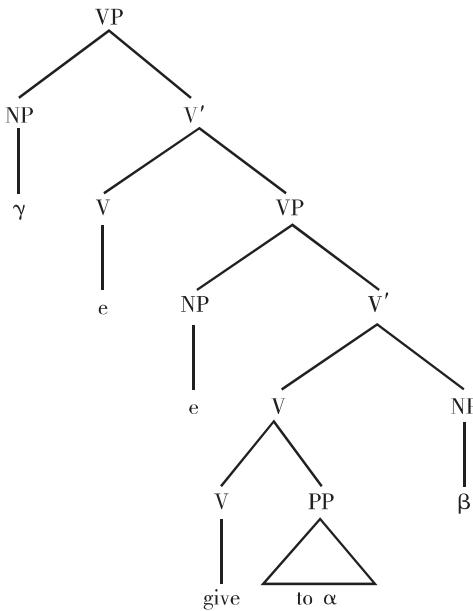
双宾结构的投射，跟与格结构一样，不是把客事投射到 (51b) 的 VP 的主语位置，而是先给它降级，再在如 (51b') 所示的结构中作为附加语来实现。

(51)



根据假设，“give”必须决定跟角色同样多的论元位置；于是，一个 VP 语壳又生成出来，并且施事角色被指派到它的指示语位置。如图 (53) 所示：

(53)



Larson (1988: 385 – 386) 坦承，给 “give” 之类的动词设置空结构投射 (the projection of empty structure)，主要取决于第三个额外论元的出现。这也意味着像 “worry” 之类的心理动词将不涉及动词提升。因为，这种动词只涉及两个内部论元，没有外部论元，所以其 VP 中将包含动词的所有论元。其中，没有空动词投射会被允准，也没有动词提升会发生。

可见，那一层层繁复的语壳结构，是由一开始设定了过于简单而整齐的短语结构规则造成的。套路大概是：简单的结构规则通过复杂的递归使用，以动词（甚至假设的空动词）为支撑点来建筑语壳结构；再以语壳结构为单元来堆叠，以有关成分（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在语壳内外的移动，来慢慢地逼近现实的表层句子。

11. 坚硬的语壳结构需要核心重新分析来调适

像上文 (46) 这种版本的 X – 阶标理论的句法规则是非常简约和刚硬的，由此造成的语壳结构也一定是十分单一和坚硬的。但是，实际的语言现象却是变幻多姿和参差不齐的。于是，刚硬的语壳结构一定会罩不住实际语言中的

姿态横生的短语或句子结构。怎么办？没有关系，形式语法有的是各种变通的办法。Larson (1988: 386 – 387) 主要依靠祭出核心重新分析 (V' Reanalysis) 的大法。不过，他倒不是说身段柔软的核心重新分析是为了济版式刚硬的语壳结构之穷，而是说他这新版的 X – 阶标理论为核心重新分析提供了自然的理据 (natural motivation)。这实在是一种论证的技巧，更是一种修辞的技巧。

Larson (1988: 386 – 387) 指出，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及物谓词 (transitive predicate) 概念：

- (54) a. 如果 α 有一个没有饱和的内部论元，那么 α 就是及物谓词；
- b. 如果 α 是一个 X^0 语类范畴，那么 α 就是及物谓词。

前一种定义可以从论旨理论上得到。用论旨格栅的话来说，及物谓词就是带一个直接宾语的谓词，即决定一个内部论旨角色的谓词。后一种定义可以从他的限定版 X – 阶标理论上得到。回忆一下 X – 阶标结构规则 (46)，核心 (即 X^0 语类范畴) 决定主语 (即 $\text{Spec}X'$) 和补足语，所以核心的概念和及物谓词的概念重叠在一起了。而上面两种 (54a、b) 及物谓词的定义并不符合 [实际情况]，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是核心甚至不能决定一个内部论旨角色，比如像 “run” 和 “sneeze” 之类的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 verbs)；第二是核心可以决定多于一个的内部论旨角色，比如像 “give” 和 “worry” 之类的与格动词 (dative verbs)。这导致有些 V 的合规的投射 (proper projection；比如，像 “give to Mary” 之类的 V')，符合及物谓词的论旨理论特性，而不是 [符合] 动词本身 [的论旨理论特性]。

针对第一种情况，一般的操作原则是：自由地把非作格动词在论旨上重新识解 (thematically reconstrue) 为及物动词。结果，如下面 (55) 所示的所谓同源宾语 (cognate objects) 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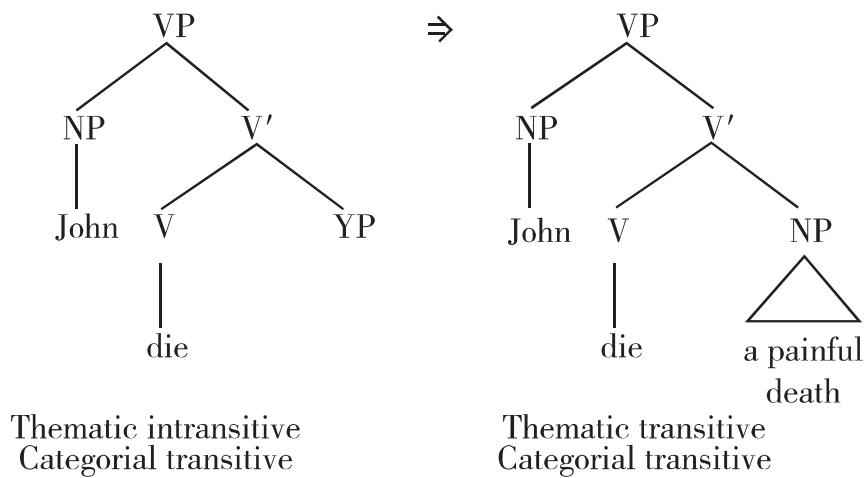
- (55) run a race; jump a mighty jump;

sneezed a little sneeze; died a painful death

可以图示如 (56) :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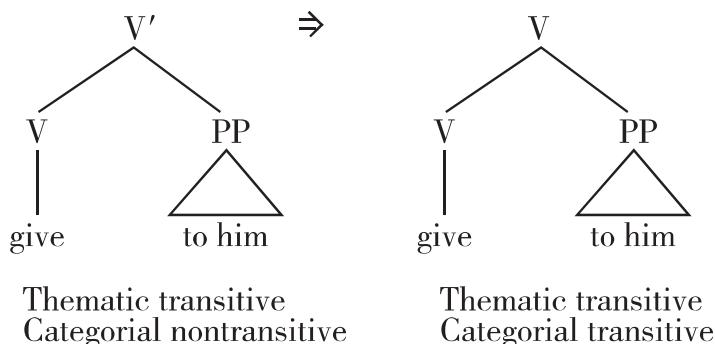
Unergatives: Cognate Object Formation



他认为，对于第二种情况，核心重新分析表达了类似同源宾语结构形式的构造方式。但是，像“run”和“die”之类的非作格动词，经历的是在 V 的论旨结构中的调整，以便使它跟作为词汇的语类范畴 (X^0) 相称。而像“give”和“worry”之类的与格动词，经历的则是在语类范畴上的调整，以便使它跟 V 作为论旨上的及物语类的地位相称。可以图示如 (57)：

(57)

Ditransitives: V' Reanalysis



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相同的：论旨理论上的及物谓词的概念跟 X – 阶标理论上的及物谓词的概念，得到了重新对齐（realigned）。

直白地说，在核心重新分析的调适之下，你想要的某种结构是可以在你自己定义的 X – 阶标结构规则上生成的。语壳结构是刚硬的，但是它可以在你自己定义的核心重新分析下一层层地套叠。结果，任何复杂类型的动词及其相应的语句结构，都能被语壳结构罩住。

12. 结语：语壳结构与蜘蛛网撑起的城堡

许多年前，在一本关于数学思想发展史的书上，看到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

在海边的沙滩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堡，里面结满了蜘蛛网。有一天，一阵海风吹来，蜘蛛网被刮得支离破碎。这下可把蜘蛛们吓坏了。它们惊慌失措地大呼小叫：“完了！完了！城堡快要坍塌了！”原来，这些蜘蛛一直以为是它们的蜘蛛网支撑着这座城堡呢。

这个故事的寓意大概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要保持足够的谦逊，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打开自然大门的钥匙，以为业已提出的那些公式和定律真的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甚至以为宇宙真的是按照这些公式和定律来运作的。

回到我们的语法理论上来，如果不相信是语壳结构和空动词（或轻动词）支撑起了句子结构，那么能不能回到更为朴实而直接的句子生成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拿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来说，可以根据英语的实际语料假定：

第一，句子可以根据诸如下面的短语结构规则来递归地生成：

- i. $S \rightarrow NP + VP$

- ii. $NP \rightarrow Det + N$
- iii. $VP \rightarrow V (+ NP_1) (+ NP_2)$
- iv. $VP \rightarrow V + NP_1 + prep - NP_2$
- ...

第二，典型的表示转让意义的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有 {施事，客事，目标} 三个论元，可以根据论旨层级由上述句法规则 iii 或 iv 来实现；至于哪些动词的论元结构能够投射为由规则 iii 所表示的双宾结构和/或由规则 iv 所表示的与格结构，则由个别动词的语义性质决定。

结果，在同样要诉诸动词语义性质的情况下，不用语壳结构和空动词（或轻动词）照样能够说明有关句子结构的生成及其之间的变换关系与限制条件。至于代词与先行语、否定词与否定极项之类的句法辖域关系，凭借表层的语序线索就足以说明。换句话说，对于句子结构这座古老的城堡来说，语壳结构和轻动词之类的理论构架不会比蜘蛛网更加牢靠。更加直白地说，语壳结构和轻动词并不是语法理论的必要构件。

跟伽利略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 ~ 1626）曾经高声提倡：“排除占据人的头脑、阻止人们看见真理的各种偶像。”^① 我们觉得，还应该在后面加三个字“和教条”。

参考文献

袁毓林：《为什么要给语言建造一座宫殿？——从符号系统的转喻本质看语言学的过度附魅》，《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3期。

Aoun, Joseph and Dominique Sportiche 1983 On the Formal Theory of Government. *The Linguistic Review* 2: 211 – 236.

Baker, Mark C. 1985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Doctoral

^① 引自 Kline (1986)，中译本第 107 页。

-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Barss, Andrew and Howard Lasnik 1986 A Note on Anaphora and Double Objects. *Linguistic Inquiry* 17: 347 – 354, 387.
- Burzio, Luigi 1986 *Italian Syntax*. Dordrecht: Reidel.
- Carrier-Duncan, Jill 1985 Linking of Thematic Roles in Derivational Word Form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6: 1 – 34.
- Chomsky, Noam 1955/1975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In R. Jacobs and P.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ltham, Massachusetts: Ginn and Company.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oris, Dordrecht.
- Chomsky, Noam 1986a *Barri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1986b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Praeger.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Emonds, Joseph 1972 Evidence That Indirect Object Movement Is a Structure-Preserving Rul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8 (4): 546 – 561.
- Kline, Morris 1986 Mathematics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数学与知识的探求》, 刘志勇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 Larson, Richard K.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19: 335 – 391.
- Larson, Richard K. 2014 *On Shell Struc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Marantz, Alec P. 1984 On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Oehrle, Richard 1983 The Inaccessibility of the Inner NP: Corrections and Speculations. *Linguistic Analysis* 12: 159 – 171.
- Reinhart, Tanya 1979 Syntactic Domains for Semantic Rules. In F. Guenthner and S. Schmidt (eds.), *Formal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or Natural Language*, 107 – 130. Dordrecht: Reidel.

Syntactic Analysis of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and VP Shell Structure Hypothesis

YUAN Yulin XU Jie

Abstract: We in this article have reviewed the derivational mechanism of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proposed by Larson (1988), arguing that VP shell structure and empty or light verb are not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grammatical theory.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binding and negative polarity phenomena observed can be explained by linear precedence, that one does not have to appeal to c-commanding for an account, and that Larson's postulation of dative construction is quite ad-hoc. It is then argued his V-Raising approach and his approach to the derivation of double object from d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model of passivization are also problematic, and that the incomplete mutual transformability is a lexical-semantic issue and cannot be resolved along the line of Larson's approach. It is finally noted that the VP shell structure hypothesis is artificially designed, which has resulted from a series of theory-inter assumptions and manipulations regarding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X-Bar schema.

Keywords: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dative construction, empty verb, light verb